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海上劳工

[法] 雨果 / 著 陈筱卿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海上劳工

[法] 雨果 / 著 陈筱卿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劳工/[法]雨果(Hugo,V.)著;

陈筱卿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ISBN 978-7-5366-9041-7

I.海… II.①雨…②陈…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2373号

海上劳工

HAISHANG LAOGONG

[法]雨果 著

陈筱卿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重庆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郭 娜

封面设计: 余 静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32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企鹅经典”传奇（代跋）

1946 年以前，英国的经典丛书的目标客户群主要局限于学生和研究人員，普通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企鹅出版社先前也只出版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丛书，并于 1935 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丛书，1938 年还出版了一套十本的插图经典，其中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但是市场反映平平。

二战之后情况大为改观。E.V.瑞奥，一位杰出但低调的古典文学学者和出版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润色他所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并将译文朗读给他的妻子莱俐听。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完成并出版他的译作。

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艾伦·莱恩马上就同意出版他的译作，还邀请他主持一套新的系列经典丛书的出版。莱恩经常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种直觉，他断定很多读者渴望这种全新的通俗易懂的翻译作品，瑞奥的作品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与其说这是一场赌博，还不如说是孤注一掷，因为任何唯利是图的理性出版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瑞奥翻译的《奥德赛》一鸣惊人，销量达三百万册，位居企鹅畅销书榜首，直到后来才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动物庄园》超过。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瑞奥译作的质量和抱负，以及他出版系列丛书的目标。

主编的用意就是委托能效仿自己的风格的译者，给普通读者呈现用现代英语改写的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而适当裁减冷僻生涩陈腐之处，以及那些使很多译作没有现代韵味的外来成语。每本书都按企鹅出版社的定价发行。除《奥德赛》外，丛书还包含很多其他著作。

当被问及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众多出版物中，哪一部他最感到自豪时，艾伦·莱恩毫不犹豫地推荐“企鹅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该系列丛书不断发展壮大，远远超出了瑞典的最初设想，但从来也没有背离早期译者和编者的初衷。

秉承这种精神，“企鹅经典”在六十华诞之际，来到中国，出版中文版，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带来内容、翻译质量皆为上乘的外国经典名著。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第一章 恶名的缘由

一 写在雪地上的字

182×年的圣诞节，根西岛很是特别，那一天下了雪。在英吉利海峡各岛，结冰的冬天就是难忘的了，而遇上下雪则是件轰动的事。

圣诞节的这天早晨，从圣皮埃尔港^①通往瓦勒的海滨路上，一片白茫茫。雪从午夜直下到黎明。九点钟左右，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英国圣公会教徒还没有去圣桑普森教堂，卫斯理教徒也没有去埃尔达小教堂，路上几乎空寂无人。在这两座教堂钟楼之间的整条路段上，只有三个行人：一个小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三个行人彼此隔着一段距离走着，互相之间明显地无丝毫联系。小孩八岁光景，曾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雪景。男人在女人后面走着，相隔百来步。他和她一样，朝圣桑普森方向走去。男的还年轻，好像是个工人或水手。他一身平常的穿着，一件褐色粗呢短上装和一条加防水护套的裤子，好像是在表明尽管是节庆日，但他并不去任何一座教堂。他足蹬厚重的粗皮皮鞋，鞋底上钉有大钉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好似牢房的锁印，而不像是人的足迹。而女行人却明显是一副去教堂的打扮。她身披一件宽大的絮棉黑绸斗篷，里面极其妖冶地衬着一条红白相间阔条纹的爱尔兰府绸长裙，要是她不穿着红长袜子的话，别人会以为她是个巴黎女郎。她自由、轻捷、充满活力地向前走着，看她那还没有经受过生活的任何磨难的步态，想必还是个年轻姑娘。她体态

① 圣皮埃尔港是根西岛首府。

婀娜，飘逸，说明她正处在那最美好的年华，在童年的暮霭中露出了青春的晨曦。那个男的并没有注意她。

突然间，在一个农家小花园拐角的一丛绿橡树附近，在一处名叫“矮屋”的地方，她扭过头来，这个动作引起了那个男人的注意。她站下来，好像打量了他片刻，然后弯下身子，那男的觉得她用指头在雪地上写了点什么。接着，她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走去，脚步加快，她又一次扭过头来，但这一次她却嫣然一笑，随即消失在路左边通往常春藤堡的那条绿篱小径中。当她第二次扭头时，那个男的认出了她是戴吕谢特，是当地一个迷人的姑娘。

他毫无往前赶的冲动，片刻之后，他来到了农家小花园拐角处的那丛橡树旁。他已经不再去想那个走远了的女行人，如果此时此刻海面上跃出一只鼠海豚，或从灌木丛中飞出一只红喉雀的话，这个男人很可能会盯着那只鼠海豚或红喉雀，仍旧走他的路。可巧的是，他往下看了一眼，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年轻姑娘刚刚站住的地方。地上印着两个小脚印，就在旁边的雪地上，他看到了她刚才写的字：吉利亚特。

这是他的名字。

他就叫吉利亚特。

他久久地伫立着，一动不动，看着那个名字、那两个小脚印和白雪，然后若有所思地继续赶路。

二 海角屋

吉利亚特住在圣桑普森教区。这里的人并不喜欢他。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他住的是一座“凶宅”。在泽西岛或根西岛，在乡村，甚至在城镇，无论你经过某个寥无人迹的角落还是穿过某条居民拥挤的街道，你有时都可能碰到一座门窗被封死了的房屋：大门被枸骨叶冬青树枝堵着；满是钉子的木板像令人恶心的膏药似的

封着一楼的窗户；楼上各层的窗户似开非开，似关非关，所有窗格都钉着木条，可玻璃全都碎了。如果有个小院的话，肯定杂草丛生，矮院墙坍塌；如果有个花园，必定长满荨麻、荆棘和毒芹。你可以在其间窥探稀有昆虫。烟囱龟裂，房顶坍塌；从房间里望去，全都像是散了架似的；木头腐烂，石头长霉。墙壁上墙纸脱落。你可以从中研究一番从前流行的墙纸式样，研究一番帝国时期的狮身鹰头鹰翼怪兽图、督政府时期的月牙形褶裥以及路易十六时代的小圆柱和短石柱。沾满了苍蝇的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表明了蜘蛛们的平静闲适。有时候，你可以在地板上看到一只破碎的罐子。这就是一座鬼魅夜晚前来的“凶宅”。

房子和人一样，会变成尸体。只要有人迷信，就会把房子毁掉。因此，这种房子十分可怕。这种“凶宅”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一点儿也不罕见。

乡村和海上居民，对这类“凶宅”惊恐不安。无论是英国的群岛，还是法国的海滨，凡是英吉利海峡的居民，对鬼怪都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在世界各地都有魔鬼的使者。可以肯定，贝尔费戈尔是地狱派驻法国的使者，于特金是派驻意大利的使者，贝利亚尔是派驻土耳其的使者，塔米兹是派驻西班牙的使者，马尔蒂内是派驻瑞士的使者，马蒙是派驻英国的使者。撒旦像人间皇帝一样是魔鬼之王。撒旦就是恺撒，达贡是御膳大臣，絮柯尔·贝诺特为大太监，阿斯莫代是赌场庄家，柯巴尔是剧院老板，维尔德莱是司仪总管，尼巴斯是小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的通灵鬼学大师维埃鲁把尼巴斯称做“滑稽模仿高手”。

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渔民们出海时，由于魔鬼造成的种种幻境，都十分小心谨慎。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圣马克鲁就住在奥利尼和加斯盖岛之间海面上的一块叫做奥尔塔克的方形巨礁上，从前的很多老水手都毫不含糊地说，曾经常常远远地望见他坐在巨礁上专心地看书。因此，从奥尔塔克巨礁前经过时，水手们总是不停地祈祷，直到有一天，传说烟消云散，真相大白，才不再如此。人们发现，而且今天也终于明白了，奥尔塔克礁石上住的不是一位神明，而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名

叫若克米斯，十分狡猾，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错以为是圣马克鲁。话说回来，教会在这方面也会弄错的。魔鬼拉古埃尔、奥利贝尔和托比埃尔就一直被尊作神明，直到 745 年，扎沙利教皇有所察觉，才把它们扫地出门。像这样清除魔鬼，确实很有必要，但必须对魔鬼知之甚详。

这种事情都是陈年往事了，但当地的老人们还在说，过去，诺曼底群岛的天主教徒总是不由自主地跟魔鬼打交道，比胡格诺教徒还有过之。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小部分人从前深受魔鬼骚扰。魔鬼特别喜欢天主教徒，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交往，这就使人以为魔鬼是天主教徒，而非新教徒。魔鬼最让人受不了的亲密举止之一，就是三更半夜，趁丈夫已经睡熟、妻子半睡没睡的时候，去天主教徒夫妇的床上“拜访”。因此产生了不少误会。帕图伊埃^①就认为伏尔泰便是这样生出来的。这绝不是胡编乱造，这种事本来就是无人不知的，而且，在驱魔咒语的“关于夜晚的误会和魔鬼的种子”^②一节中就明白地写着。大约在上世纪末，这类事情在圣埃利埃泛滥一时，这可能是为了惩罚革命的罪恶。革命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不管怎么说，在三更半夜，黑糊糊看不清的时候，当人们熟睡了，魔鬼这种可能的突然而至，使许多正教徒信女颇为难堪。生出一个伏尔泰来，没什么可开心的。有一个信女忐忑不安，便去请教她的忏悔神甫，询问能及时澄清这种误会的办法。忏悔神甫回答她说：“要想确定与您行房事的是魔鬼还是您的丈夫，您就摸一下对方的额头，如果发现角，那就能肯定……”“肯定什么？”信女问道。

吉利亚特住的房子曾经闹过鬼，后来就没再闹鬼了，但这更加让人疑惑。人人皆知，如果一个巫师住进一个凶宅，魔鬼就认为这宅子已有人占了，便礼让巫师，不再上门拜访，除非像请医生一样请他上门。

① 帕图伊埃（1699—1779），天主教教士，伏尔泰的死对头。

② 原文为拉丁文。

这座房子名叫“海角屋”。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尽头，那半岛在乌迈天堂湾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满是岩石的小锚地。那里水很深。这座房子孤零零地立于半岛顶端，几乎游离在小岛的外边，只有很小的一块泥土地，刚够弄成个小园子。涨潮时，潮水有时会把小园子淹没。在圣桑普森港和乌迈天堂湾之间，有一座很大的山冈，耸立着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叫做瓦勒堡或大天使堡，所以从圣桑普森，你根本看不见海角屋。

在根西岛，最不罕见的就是巫师。他们在某些教区里干他们的营生，尽管已是 19 世纪了，但对他们仍无可奈何。他们的一些做法实在是罪恶的。他们熔炼金子。他们半夜里采集草药。他们斜着眼睛看人家的牲畜。人家有病求治，他们便让人带来一瓶瓶“病人的液体”，只听见他们低声念道：1856 年 3 月的一天，有个巫师在一位病人的“液体”中观察到七个魔鬼。这些人让人害怕，而且也确实可怕。最近就有一个巫师为一位面包师傅以及“他的烤面包炉”施展魔法。另有一个巫师居心险恶，仔仔细细地封印一些信封，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还有一个竟然在自家的一块台板上放着三个有 B 字标签的瓶子。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都被查证了。有些巫师乐于助人，只要两三个几尼^①就替你治病。他们在自己床上打滚，还乱喊乱叫。在他们这么乱扭乱叫的时候，你要说：“嗨，我没病了。”还有的只要把一条围巾系在你身上，就能为你包治百病。方法这么简单，令人感到惊奇，怎么事先没有想到呀。上个世纪，根西岛的宫廷把巫师全都扔进干柴堆活活烧死。今天，根西岛宫廷则判他们八个星期的监禁：四个星期只给水和面包，四个星期关在单人牢房。诗神喜欢交替韵。^②

根西岛最后一次火烧巫师是在 1747 年。该市为了火烧巫师专门动了一个广场，即博尔达热十字路口广场。从 1565 到 1700 年，在该广场一共烧死过十一个巫师。一般来说，这些罪犯

① 几尼，英国旧金币，1 几尼值 21 先令。

②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拉丁诗人维吉尔的诗。

是认罪伏法的。人们是用酷刑帮助他们招供的。博尔达热十字路口广场还为社会和宗教做过其他服务。在玛丽·多尔^①时代，在这里还烧死过一些胡格诺教徒，其中有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这位母亲名叫佩罗蒂娜·玛西。两个女儿中有一个还怀有身孕，在火堆中生下了孩子。据传说：“她的肚子被烧炸了。”从她的肚子里炸出一个活着的孩子，这个新生儿滚到了火堆外边，一个名叫乌斯的人把孩子捡起来。但虔诚的天主教徒，大法官埃利哀·戈斯兰又把这孩子扔进了火堆。

三 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咱们还是来谈吉利亚特吧。

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女人在大革命临近结束时，带着一个孩子跑到根西岛住了下来。她是个英国人，要不就是法国人。按照根西人的发音和农村人的拼写，她的姓名是吉利亚特。她独自抚养着那孩子。有的说，他是她的侄子，还有的说，他是她的儿子，也有的说，他是她的孙子，更有的说，他什么都不是。她积有不多一点钱，可以勉强糊口度日。她在塞尔让代买了一块草地，又在洛凯内附近的洛克-克莱斯佩尔买了一小块耕地。那个时期海角屋正在闹鬼。三十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房子正在坍塌。由于海水过分浸蚀，小园子什么也不产了。除了夜间吓人的声响和光亮之外，这座房子还有特别吓人的地方：如果你晚上在壁炉上放一团毛线、几根织衣针和一满盘汤的话，第二天清晨，你便会发现汤被喝光了，盘子空了，却出现了一副织好的露指手套。这座房子，连带里面的魔鬼，只几英镑就卖。那女人买下了它，显然是受到了魔鬼的诱惑，或者是因为贪便宜。

她不仅买下了房子，还带着孩子住了进去，从这时候起，那房子也安静下来了。当地的人都说：“这座房子有了它想找的主

^① 玛丽·多尔，英国女王，1553年至1558年在位。

人。”不再闹鬼了。破晓时分，人们再也听不到那儿有鬼叫声了。除了那个好女人在晚间点的脂蜡发出的亮光外，再也看不到别的光亮。巫婆的蜡烛赛过魔鬼的火把。这一解释令大家满意。

那个女人靠她那几分薄地过活。她有一头好奶牛，可以生产黄油。她还收获菜豆、卷心菜和叫做金坠子的土豆。她和别的女人一样，“芹菜萝卜论桶卖，洋葱一百一堆儿卖，蚕豆论升卖”。但她从不去市场，而是让吉尔贝·法利奥去圣桑普森的市场出售她的农产品。据法利奥在账本上记载，他有一次就替她卖了十二桶“三月土豆”，那是最早上市的土豆。

房子草草地修了一下，勉强可以住人。只有大雨倾盆的时候房间里才漏雨。这座房子包括一个底层和一个阁楼。底层分为三间，两间睡觉，一间吃饭。可以爬梯子上阁楼。那女人自己做饭，并教孩子读书。她从不上教堂，因此，大家经过全面考虑，断定她是法国人。“什么地方”都不去，这是很严重的。

总之，她属于来历不明的那种人。

她可能就是法国人。火山喷射出石块，而革命则把人抛向四方。许多家庭因此而流落远方，一个个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的落到德国，有的落到英国，有的落到美国。他们令当地原住民感到很惊讶。这些陌生人是从哪儿来的？是那边正在冒烟的维苏威火山喷出来的。人们于是给这些陨石，给这些被赶出家园、被命运抛弃的落难之人起了一个个名字：流亡者、难民或冒险家。如果他们留下来，大家容留他们；如果他们不留下来，大家则很高兴。一般来说，都是一些绝对无害的人，与导致他们被放逐的事变毫不相干，至少女人们是这样，他们无怨无恨，身不由己地被抛弃，感到无比惊慌。他们尽其所能地重新落地生根。他们未曾伤害过任何人，也不明白落到自己头上的是怎么回事。我曾见过一次地雷爆炸，一簇可怜的青草被炸到了空中。法国大革命比任何爆炸都更加猛烈，把很多人抛向了远方。

那个在根西岛大家叫她吉利亚特的女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簇青草。

女人老了，孩子大了。他俩孤独地生活着，相依为命，与外人不相往来。他俩就像母狼和小狼，相互舔着，这是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一种善意的说法。孩子成为少年，少年长大成人，而正如生命的枯皮必然脱落一样，母亲死了。她给他留下了塞尔让代的草地、洛克-克莱斯佩尔的那块薄田和那间海角屋。另外，据正式的财产清单记载，还留下了“一百金几尼，放在一只长统袜底里面”。屋子里家具还算齐全，有两只橡木柜、两张床、六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以及一套必需的器皿。在一块木板上放着几本书，而在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只根本就不稀奇的箱子，清点财产时肯定被打开过。这是一只阿拉伯式的褐色皮箱，钉有铜钉和锡制星形装饰，里面装着全套敦刻尔克产的细纱棉布料崭新的漂亮女服，包括女衬衣和裙子，外加几件丝绸连衣裙，并附有死者亲笔写的一张纸条：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母亲的死对活下来的孩子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本来就性情孤僻，这一来变得更不合群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片荒漠。过去还只是与世隔绝，如今却是一片空寂。两个人在一起，他的日子还能凑合着过。可形单影只，日子好像就没法过下去了。结果他便自暴自弃了。

这是绝望的初步表现。后来，等他明白所谓义务就是一系列的忍受，他也就正视死，正视生，也就屈服了。可这是流血的屈服。

小吉利亚特还年轻，他的创伤很快便愈合了。在他这么大年岁，心灵的创伤很容易治愈。他的悲伤渐渐被抹去，与周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变成一种诱惑，把他引向万物，远离人群，并愈发把他的心灵与孤独融合在一起。

四 一个孤僻的人

我们已经说过，吉利亚特在教区没人喜欢。这种反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原因不胜枚举。首先，我们刚才讲过了，是他居住的那座房子。其次，是他的来历。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

人？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当地的人不喜欢外来人身上带有那么多的谜。再有，他穿的是工人装，可他虽不算富有，却不用干活照样有吃有穿。另外就是他的那个园子伺弄得很好，尽管秋分时节气候恶劣，照样能收获土豆。再就是放在木板上的那些他常读的厚厚的书。

还有其他种种原因。

他为什么独自生活？海角屋像是一个检疫站，吉利亚特被隔离起来，因此非常简单，大家既对他孑然一身感到惊奇，又把使他孤独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

他从不去教堂。他常在夜晚出门。他常和巫师说话。有一次，有人看见他神色惊异地坐在草地上。他经常跑去看昂格莱斯的那座石棚和乡间四处的那些仙石。有人语气肯定地说，看见他毕恭毕敬地向那块鸡鸣石致意。他买下给他送来的所有小鸟，然后放生。对圣桑普森街上的那些市民，他很有礼貌，但总是有意绕行，不从街上走。他常去捕鱼，而且总有收获。每个星期天，他都在他的小园子里干活儿。他有一管风笛，是他从路过根西岛的苏格兰士兵手里买的，每当夜幕降临，他常到海边的岩石上去吹风笛。他常爱做一些播种似的动作。遇上这么个人，你想让这地方的人拿他怎么样呀？

至于去世的女人留下来的那些他在读的书，可是让人惶恐不安。圣桑普森教区本堂神甫，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为给那女人下葬而进入那座房子时，从书脊上读到了这样一些书名：《洛齐埃词典》、伏尔泰的《老实人》、蒂索的《就健康问题告民众书》。流亡到圣桑普森隐居下来的一位法国绅士说：“大概就是那个要了朗巴尔公主^①脑袋的蒂索。”

尊敬的神甫还在那些书中发现了一个确实恐怖和危险的书名：《大黄论》^②。

① 朗巴尔公主（1749—1792），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奈特之女友，于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被杀于巴黎。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不过我们要说明一下，这本书如其书名所示，是用拉丁文写的，吉利亚特不懂拉丁文，他是否读过它，值得怀疑。

可是，恰恰是你不看的书会招来最猛烈的谴责。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这一点作了判决，使之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

其实，这只不过是蒂兰吉乌斯大夫于 1679 年在德国出版的一部研究大黄的论著。

吉利亚特是否会施魔法，会制春药，会“炼丹”，这大家说不准，因为他有一些细颈小玻璃瓶。

他为什么晚上去悬崖边散步，有时还直到深夜？显然是去和夜间在海边雾气中出现的坏人聊天。

有一次，他曾帮助托尔特瓦尔的女巫拉出陷在泥潭中的小车。那是个老巫婆，名叫姆托纳·加伊。

有一次，该岛进行人口普查，问起他的职业时，他回答说：“有鱼捕的时候是渔民。”请你处在别人的位置上想一想，有谁会喜欢这种回答方式。

穷困与富裕是相比较而言的。吉利亚特有土地和一座房子，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相比，他不穷。有一天，为了试探他，或许也是为了主动接近他（因为有不少女人想嫁给有钱的魔鬼），一个姑娘对吉利亚特说：“您什么时候才会娶老婆呀？”他回答说：“等鸡鸣石嫁人时，我就娶老婆了。”

所谓“鸡鸣石”，就是梅苏利埃·德·弗利先生家附近一块菜园里戳着的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让人提心吊胆。谁都不知道它戳在这儿干什么。人们总听见它那儿有一只看不见的公鸡在啼叫，这事很惨人。后来经证实，它是被一群萨尔古塞妖魔竖在这个园子里的，而萨尔古塞就是“罪孽”的代名词。

夜晚，电闪雷鸣的时候，你要是看见有人在彤云和颤动的空气中飞翔，那便是萨尔古塞妖魔。住在大米埃勒的一个女人认识他们。一天晚上，十字路口有一些萨尔古塞，这女人便向一个不知该走哪条路的车把式大声说：“您去问他们吧，他们很热情，很文明，有求必应。”可以打赌，这女人是个女巫。